

# 四川博物院藏张大千用印考证二则

张丽华 (四川博物院)

刘振宇 (四川省文物管理局)

摘要: 四川博物院藏有一方“网师园客”印, 学界一般认为其为邓散木所作, 从印章篆刻技法、边款署名习惯等考证, 可知其作者应为李散木。根据四川博物院藏“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印边款的解读与相关文献, 补充了张大千 1939 年冬在上海的艺术活动。

关键词: 张大千; 李散木; 邓散木; 网师园客印; 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印

中图分类号: K871.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62(2012)02-0058-07

四川博物院是中国收藏张大千作品和文献最多的博物馆, 尤其是张大千敦煌壁画摹本和自用印独具特色, 远赴中国台湾、澳门地区展览, 获得众多专家学者的高度好评。今作短文, 从印章篆刻技法、边款署名习惯等角度考证馆藏“网师园客”印的真正作者是李散木, 从“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印, 复原 1939 年冬张大千艺术行踪。

## 一 “网师园客”印作者考

该印藏品编号为 110681, 材质为寿山石, 高 4.3、纵 2.6、横 2.6 厘米, 印文为朱文, 二行四字, 文曰“网师园客”(图一)。边款为阴刻楷书 5 行, 曰“大千道兄移寓网师园, 属治此印。戴颙居吴, 人共筑室, 园有此客, 苏邻不孤矣。癸酉又五月, 弟散木。”该印现陈列于四川博物院张大千专题展厅“大风堂”。在《张大千印存》、《张大千印说》、《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及大风堂印》、《往来成古今—张大千早期风华与大风堂用印》等学术著作中, 均将该印作者定为邓散木。然而从印章篆刻技法、边款署名习惯等角度仔细分析, 发现该印与邓散木典型作品不符, 结合邓散木 1933 年的行踪, 可断定此印存在作者认定错误。再观察存世李散木作品和其艺术交往, 我们认为“网师园客”印的真正作者是李散

木。

邓散木诗书画印俱能, 他将这些艺术归纳为“三长两短”, 三长是篆刻、书法、诗文, 两短是绘画和词。他对自己篆刻的颇为自信, 将其排列于诸艺之首。

邓散木早年得李肃之先生发蒙, 壮年得赵古泥、萧蜕庵先生亲授, 艺事大进, 又从封泥、古陶文、砖文中吸取营养, 博取众长, 遗貌取神, 逐渐形成了章法多变, 雄奇朴茂的艺术风格。1931~1949 年之间, 曾在中国江南地区连开 12 次展览, 轰动印坛, 享有“南邓(散木)北齐(白石)”的美誉。

1928~1933 年是邓散木师从赵古泥学习篆刻阶段, 这一时期的作品均未能脱离赵古泥的风格, 具有以下典型特征, 与“网师园客”印有诸多不同之处。

1. 刀法。邓散木早年曾师从韩不同学武, 腕力惊人, 雕刻金、银、水晶、玛瑙、翡翠、陶瓷等就像雕刻石章一样得心应手, 制印多用冲刀, 行笔如刀, 线条畅达中寓浑穆, 印面文字有斑驳苍茫的刀痕, 如 1930 年 12 月 17 日制“为珍”印刀法古拙奇崛, 方圆结合。<sup>[1]</sup>而“网师园客”印师法浙派, 每根线条都是以连续的细碎切刀来完成, 充分表达了遒劲的笔势和浑穆苍劲的金石趣味。



图一 李散木“网师园客”印印面和边款照（1933 年）

2. 章法。邓散木非常重视印章布局的平正对称，他常说“章法犹之大匠建屋，必先审地势，次立间架，俟胸有全屋，然后量材兴构。”布局规整，奇中见平，险中求稳，笔画转角处多用方笔。其实从赵古泥开始，就有将吴昌硕印风整齐化的倾向。此外，邓散木还将封泥边栏线条的残破粗细、曲直不均等特征用在篆刻上，使用击、凿、铲、磨、锉等手法造成边栏的残破，对印章整体布局的平衡起到了重要作用。如 1931 年 2 月制“雁庐”印<sup>[2]</sup>倚边取势，“庐”字第二笔与边栏粘连，四周边栏故意敲击成斑驳状（图

二）。而“网师园客”布局规整，印文的疏密、虚实和呼应关系的处理成熟，字画的转折处尤其强调书法的笔意，受丁敬、吴让之篆刻风格影响。边栏十分完整。

3. 边款是印章的重要组成部分，常言到“印之镌旁款，犹画之题识也”。邓散木非常重视印章的边款，常以行书、草书、隶书、篆书等各种书体为印章作边款，高兴之余也以短语、造像为印章作款。如 1931 年 2 月制“雁庐”印的边款就是隶书和行书两种字体。隶书刻于阴刻边框内，沉雄朴厚。行书款刀法苍劲老辣，流转如



图二 邓散木“雁庐”印印面和边款照（1931 年）

风。1936 年制“周甲后书”印边款为隶书，并附有蛻师六十造像，<sup>[3]</sup>虽寥寥数笔，却勾画的神完意足。而“网师园客”印边款为阴刻楷书，端庄秀逸，清秀有余而浑朴流畅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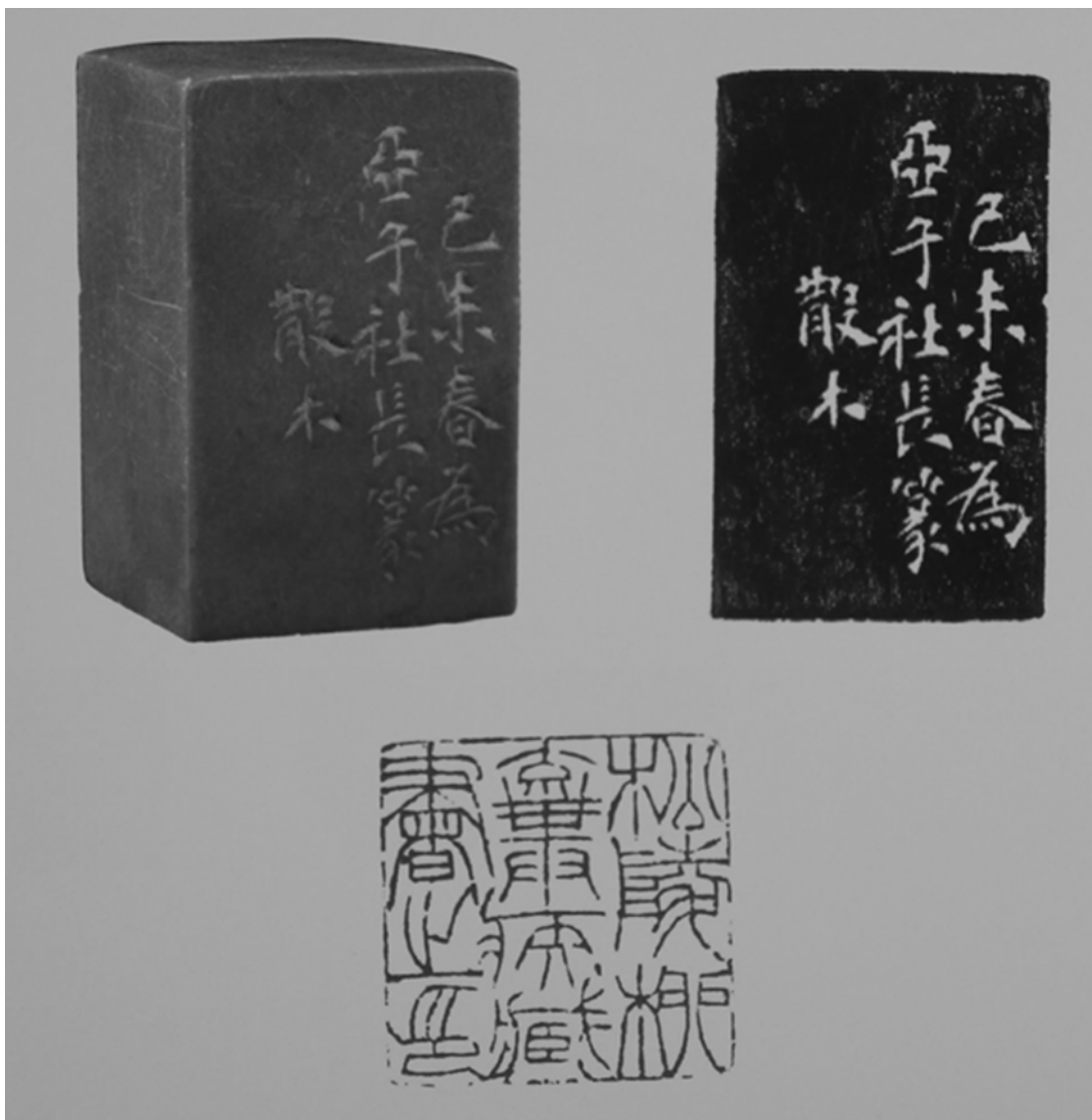
关于边款署名“散木”的问题。根据邓散木夫人张建成和学生张守中回忆：邓散木原名菊初，1927 年自号“粪翁”，1945 年更名“散木”。1960 年因动脉硬化，截去左腿，号“一足”。其女邓国治编《邓散木印集》，囊括了邓散木 1918～1963 年的代表性作品，其中 1～20 页为邓散木 1918～1936 年作品，有边款的印章共 21 方，边款署名均为“粪翁”，与邓散木夫人、弟子回忆吻合。

查《邓散木传》，从 1898～1949 年上海解放，未见邓散木与张大千交往的记录。再查邓国治编《邓散木年表》，同样没有邓散木与张大千交往记录。1933 年条仅有“古泥先生卒。次女生。游杭州，结哭社”等记载，未见“张大千”、“大风堂”等出现。

民国时期，在篆刻作品上署“散木”款的共有二人，一为上海邓散木，一为湘乡李散木，今人多将两人混为一人。

李涤（约 1890～1948 年），字汝航，号散木，湖南湘乡人，喜诗词、篆刻，1930～1935 年在苏州生活，南社会员，入会编号为 596。与柳亚子交往密切，著《散木碎金》。生平详见郑逸梅《南社丛谈》。

在苏州博物馆收藏有李散木为柳亚子制印 3 枚，分别是“柳”、“亚子”、“松陵柳弃疾藏书之印”，<sup>[4]</sup>其中“柳”印边款为“临散氏盘字为亚子社长姓印。涤。”<sup>[5]</sup>“亚子”印边款为“集殷墟文字刻呈亚子社长博教。散木。”<sup>[6]</sup>将“松陵柳弃疾藏书之印”<sup>[7]</sup>（图三）与“网师园客”印比较，可发现两者有许多相似之处。在刀法上均采用浙派刀法，刀法圆转，工稳酣畅，布局规整，错落有致，强调笔画的穿插和笔意，有学习吴让之的痕迹。边款“散木”有着惊人的相似，特别是“散”字的最后一撇和“木”字最后一笔作点状收笔处理两印如出一辙，“散”字和“木”字两字间距较宽。将邓散木制“同忘形骸”印<sup>[8]</sup>和“八苦”印<sup>[9]</sup>边款中的“散木”



图三 李散木“松陵柳弃疾藏书之印”印面和边款照（1919年）

与“网师园客”比较，可发现邓散木刻“散木”中“木”字最后一笔多呈撇笔，向右下角倾斜。“散”和“木”两字间距很小。与“网师园客”印边款“散木”的刻法存在明显区别。

在上海博物馆藏金农隶书《彝器记》尾页有张大千七月十九日（1933年9月8日）二段题跋，从左到右，一为“癸酉六月口林黄寿生兄所贻，是日湘乡李散木适为仲兄及予治二印至，遂钐其上。七月十九日病中展玩□。大千。”二为“散木道兄治印深得龙泓之秘，近人倡学秦汉，其实皆安吉一肢半体耳，于西泠八家辄多微辞，散木迺能为举世所不为，是真可佩也。大千又题，病腕不复成字，时漏三下矣。”（图四）

细读以上二则题跋，可知以下几点：

1. 李散木与张大千有交往。1930~1935年，李散木在苏州生活。1933年1月，张大千全家移居网师园。两人同在一个城市。

2. 张大千能制印，喜浙派，与李散木有相同爱好，对其学习丁敬评价颇高，以为“散木道兄治印深得龙泓之秘，近人倡学秦汉，其实皆安吉一肢半体耳，于西泠八家辄多微辞，散木迺能为举世所不为，是真可佩也。”

3. 李散木为张氏兄弟制印颇多，至少有“大千游目”和“虎痴”二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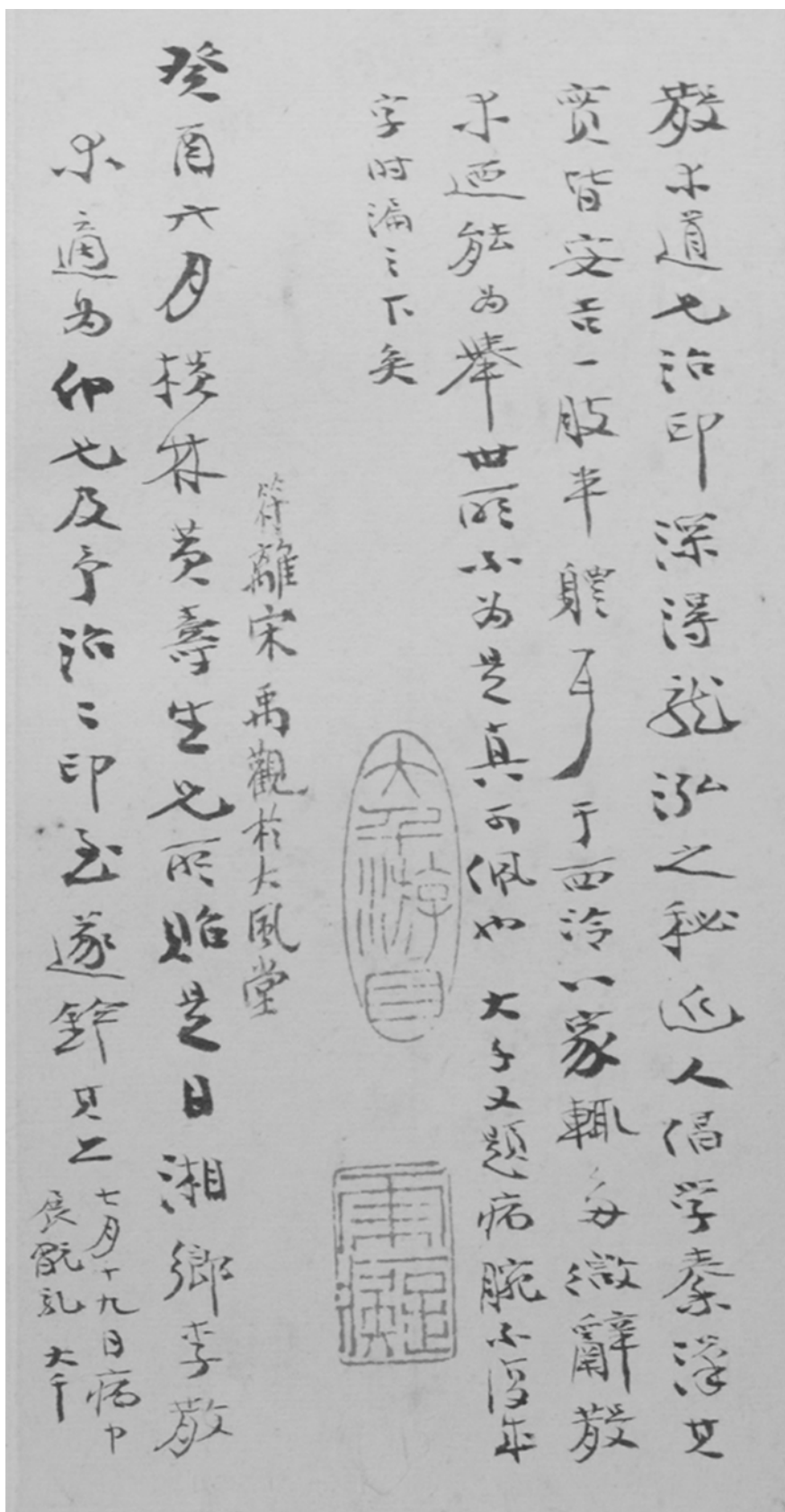
将大千题跋中所钐二印“大千游目”和“虎痴”与“网师园客”比较，三方印章风格相

同，为同一人所作。“网师园客”印制作时间是癸酉五月，而“大千游目”印制作于癸酉六月，两印制作时间仅相距一月。

张大千每迁居新址，均会邀请篆刻名家制作新印，钐盖于新作之上。这一习惯贯穿其一生。如1939年，张大千在青城山生活时，请方介堪制“上清借居”、“青城客”。1971年张大千在美国滨石村购得房产5亩，于第二年建成环荜廬（亦名环碧廬），1973年台静农制“环荜廬”印。1976年张大千由美国移居台湾，于台北外双溪处筑寓所，命名为摩耶精舍。1977年王壮为制“摩耶精舍”印，刻石贺成。1933年1月，张大千全家移居网师园。同年5月张大千属李散木制“网师园客”印，符合大千艺术习惯。

在 2003 年中国嘉德春季拍卖会中国近现代书画专场中曾出现张大千赠李散木的《山居图》( 拍卖编号 360) , 大千落款为 “丙子新正, 写奉散木道长兄博教。大千弟张爱。” 该画题跋为柳亚子所书, 文曰: “百丈虬龙气莽苍, 披图漫拟白云乡。深山大泽堪肥遁, 偶见椎秦张子房。亚子。”<sup>[10]</sup>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断定“网师园客”印的真正作者为李散木，而非邓



图四 张大千跋金农《彝器记》照（1933年）

散木。

此外，四川博物院还收藏有署名“散木”的“峨嵋雪巫峡云洞庭月”印。在《张大千印存》、《张大千印说》、《往来成古今——张大千早期风华与大风堂用印》等著作中，均将该印作者定为邓散木。从边款“一月，散木”分析，句子不完整，存在磨制改刻现象，但“散木”二字清晰可辨，与苏州博物馆藏李散木印边款风格吻合。加之该印是典型浙派风格，与邓散木风格不符，应是李散木作品。

## 二 1939 年冬张大千行踪考

关于张大千 1939 年 9 ~ 12 月的行踪，李永翘《张大千全传》记录有四件事情，以时间先后排列，分别是：

1. 9 月 8 日，张大千在成都中暑袜街某钱庄举办画展，展出百余幅作品，画展前有大千自撰序言。<sup>[11]</sup>

2. 秋末冬初，由“诗婢家”老板郑伯英推荐，赴夹江县试制国画纸。先生根据绘画需要，亲自设计了纸帘、纸样，定出了 4 × 2 尺、5 × 2.5 尺两种纸张规格，纸上有“蜀笺”、“大风堂造”等字样暗纹。<sup>[12]</sup>

3. 10 月，为静仁先生绘制《独坐松云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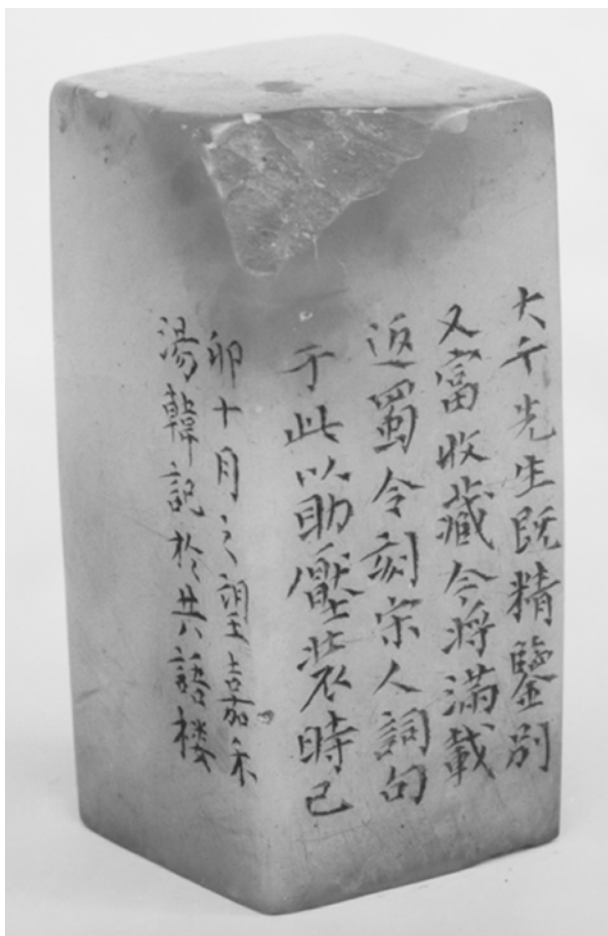
4. 冬，与川剧名丑周企何相识。

以上记载均未提及张大千赴上海事，然而四川博物院藏“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印却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线索，为我们复原张大千 1939 年冬季行踪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该印藏品编号为 110654，材质为芙蓉石，高 4.7、纵 2.2、横 2.2 厘米，印文为朱文，3 行 11 字，文曰“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边款为阴刻楷书 6 行，曰“大千先生既精鉴别，又富收藏。今将满载返蜀，令刻宋人词句于此，以助压装，时己卯十月之望，嘉禾汤韩记於共语楼。”（图五）

汤韩<sup>[13]</sup>是张大千的好友，以制作假画印章著称。从这方为张大千特制的收藏印中，我们隐约可知：

1. 1939 年十月，张大千在上海，与汤韩见过面。汤韩制“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印，并赠与大千，作为分别纪念。



图五 汤韩“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  
印边款照（1939 年）

2. 从“大千先生既精鉴别，又富收藏。今将满载返蜀”句，可知大千冒险到敌占区上海是为了收藏品而来，且“满载返蜀”。

如果我们将散布在世界各地公私收藏的张大千 1939 年资料，按时间先后排列，大至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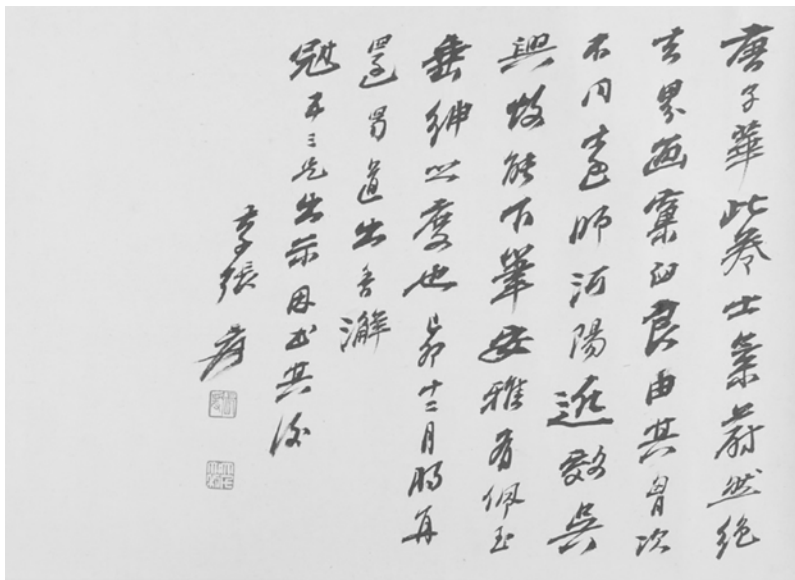
秋，张大千离开青城山，途径重庆，为张群绘《樱桃芭蕉图》，款署“岳军老长兄教正。己卯秋大千弟张爱将之香溯过渝州作此”。<sup>[14]</sup>

在张葱玉 1939 年日记中有张大千在上海的具体行踪。其中：

九月二十三日（11 月 4 日）“大千携来巨然一卷，真宋人笔，但不知谁作耳”。

九月二十七日（11 月 8 日）“冒雨赴祖夔家大千宴，座有张伯驹。菜为闽厨，甚佳”。

十月四日（11 月 14 日）“张伯驹自平来，治饌款之，邀大千、子深、靖侯、建训、和厂、祖夔秋君兄妹集木雁斋看画”。



图六 张大千跋唐棣《滕王阁图》卷照（1939 年）

十月五日（11 月 15 日）“午，赴李祖夔宴，座有大千、伯驹、一平、万平诸君”。

十月六日（11 月 16 日）“应惠康宴，座有旭沧、大千、充仁诸君”。

十一月八日（12 月 18 日），“张大千画展”在大新公司四楼举行，同时展出其女弟子王智园、谢月眉展品共百余件。至 20 日止。

十一月十日（12 月 20 日），张大千与吴湖帆同观黄仲明藏陈洪绶《花鸟草虫图卷》，并题跋，文曰“己卯十一月十日仲明先生出观老莲花鸟昆虫卷子，欢喜赞叹题名于后。大千张爱。”吴湖帆题跋二则，一：“前日仲明丈携示老莲此卷，适大千自蜀中来，相与共赏，叹观止矣。倩庵。”二：“陈悔迟真迹。后学吴湖帆鉴定。”原件藏上海博物馆。<sup>[15]</sup>

十一月，张大千赠顿立夫《松荫高士图》，文曰“立夫为予治印十数方，直追元人，明秀当令文何失色也。己卯十一月将还蜀中，匆匆写此为别。”<sup>[16]</sup>

十二月，张大千为何冠五题唐棣《滕王阁图》卷，文曰“唐子华此卷士气蔚然，绝去界画窠臼，良由其胸次不同，远师河阳，近效吴兴，故能下笔安雅，有佩玉垂绅之度也。己卯十二月将再还蜀道出香解。冠五三兄出示因书其后，大千张爱。”跋尾钐朱文方印“张爱”和白

文方印“大千大利”。现藏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图六）。<sup>[17]</sup>

从以上资料可知，1939 年秋，张大千离开青城山，经重庆水路，九月到达上海，在举办画展的同时，还与吴湖帆、张伯驹、李祖夔等鉴赏古画。十二月赴香港。汤韩十月十五日（11 月 25 日）为张大千制“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印，不仅在时间、地点上吻合，还为复原张大千在上海的行踪提供了重要资料，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

#### 注释：

- [1] 邓国治编《邓散木印集》，第 5 页，河北美术出版社，1992 年。
- [2] 邓国治编《邓散木印集》，第 7 页。
- [3] 邓国治编《邓散木印集》，第 17 页。
- [4] 苏州博物馆藏李散木印章资料由王家葵先生发现并提供。
- [5] 苏州博物馆编《苏州博物馆藏玺印》，第 159 页，文物出版社，2010 年。
- [6] 苏州博物馆编《苏州博物馆藏玺印》，第 159 页。
- [7] 苏州博物馆编《苏州博物馆藏玺印》，第 169 页。
- [8] 邓国治编《邓散木印集》，第 64 页。
- [9] 邓国治编《邓散木印集》，第 67 页。
- [10] 李涤不仅擅长制印，也喜欢书画，常绘山水赠好友，江苏吴江县博物馆藏李涤 1926 年创作《祝薛公侠五十寿图》。见李晨《浑疑元亮居——读李涤〈祝薛公侠五十寿图〉》，《中国书画报》2009 年 1 月 15 日第 8 版。
- [11] 《张大千全传》中有张大千 1939 年 9 月 8 日在成都中暑袜街某钱庄举办《张大千画展》，并附有大千自撰序言，但据存世大风堂印《张大千画展目录》，准确时间应是 1940 年 4 月 27 ~ 30 日，地点在成都市文庙后街省参议会大礼堂，展出 108 幅作品。
- [12] 李永翘《张大千全传》，第 171 页，花城出版社，1998 年。
- [13] 陈巨来《安持人物琐忆》，第 189 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 年。
- [14] 国立历史博物馆编辑委员会编《张大千书画集》第四集，第 85 页，（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1983 年。
- [15] 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编《南陈北崔——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藏陈洪绶崔子忠书画集》，第 156 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08 年。
- [16] 杨广泰国编《顿立夫篆刻篆书作品集》，第 11 页，荣宝斋出版社，1985 年。
- [17] 翁万戈编《美国顾洛阜藏中国历代书画名迹精选》，第 153 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 年。

（责任编辑：曾德仁）